

・沈耀文口述，蔣彤雲整理記錄・

飛龍計畫（下）

新舊兩代戰機同框

春節期間的警戒，通常是由各中隊執行，中隊是第一線，五月一日完訓返臺，接著是後續換裝，不久後適逢民國八十七年春節，當時第四十一中隊尚未完成戰備，司令部要求我們兩架雙座完成戰備，兩架雙座就是四個人，當時同學沈一鳴任大隊長，我是大隊主任，警戒自是不可能讓大隊長親自上陣，小隊員又在休假中，能



沈一鳴總長（右圖）時任大隊長，沈耀文老師主動扛起重任，以政戰主任的身分，連續兩日負責幻象戰機警戒任務【照片取自空軍學術雙月刊】。

擔任幻象戰機警戒戰備人員有限，我是政戰主管必須留守，哪也走不了，於是自願在警戒室值勤兩天，全空軍大概不曾有上校主任過年期間在警戒室擔任警戒，這在空軍應該少有。

那時第十二偵照中隊在新竹，警戒室同時有幻象也有F-104，這兩機種我都飛過，站在警戒室窗前，見外面同時有幻象和F-104，飛五邊進場入跑道，F-104滑過來，幻象很高，F-104很低，兩機交錯看來相差一層樓高度，這情景讓我有很深的感觸。

我在大隊長卸任後，調至司令部任考核組組長，民國九十二年派赴駐法武官，擔任軍協組組長。駐法武官期間，推動並落實臺法之間的軍事交流與溝通、協調和訓練，當時法國國防部長是一位女性，很重視臺、法兩國關係，給予臺灣駐法代表很大的空間，我常受邀前往空軍和海軍基地參訪。

民國九十一年底，妻子淑惠突然生病，放心不下她，民國九十二年帶著淑惠前往法國，希望駐法期間能讓她獲得更好的醫療，學弟薛傑的姐姐旅居法國，感謝她的協助，試過許多醫療方式，惟對病情幫助有限，後轉至巴黎的美國醫院持續治療，我的結論是，中法醫療水準相當，軟硬體相

差無幾。駐法三年，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十四日返國，半個月後八月一日退伍，自此離開我一生熱愛的空軍大家庭。



沈耀文老師（前排左四）中尉時期，與第四十一中隊隊員們在F-100前方合照【照片由受訪者提供】。

退伍後，曾經轉換跑道任職華航，原本是airbus（空中巴士）機隊，因為妻子情況不好，經常跑醫院，因此請了半年長假，後來調至七四七機隊，七四七機隊多半飛長途，每一趟出國門，待返回臺灣，往往已是一個星期之後，我是民國七十三年結的婚，婚後淑惠毅然辭職專心照顧家庭，飛行員因為警戒、駐隊、外調，在家時間不多，淑惠無怨無悔，一肩挑起教養孩子的責任，在她諄諄教誨下，兄妹倆成長過程從未讓我傷神，當時考量淑惠病情和聘雇的外勞語言表達有限，與醫生溝通病情過程，這些外勞都無法替代，於是辭職回家專心照顧太太，在華航前後僅短暫服務兩年時間。

二代戰機的優勢

以前老教官的教法是「一桿兩舵」，二代戰機講究的是學理和系統，機上採用電腦控制，較為複雜，不過現在的戰機，在武器上有很大幅度的改變，所以戰場越來越大，幾乎為視距外作戰，無法看到敵人，視距外作戰得靠戰況顯示圖，飛行員從戰管獲得戰況資料，並自雷達顯示及友機提供戰況，判斷敵我態勢，再明確果斷的採取戰術運用與處置。

除了電腦控制，新代機和舊代機

最大的差別還有電戰，作戰前蒐集的資料愈是周全，愈能獲得預警，電戰反制能力愈強，愈能干擾對方雷達，武器的改變從接戰到視距外作戰，電戰系統是關鍵。

換訓期間，我們常與法國空軍在



當年接裝M-2000-5型機，具有視距外作戰及電子戰干擾等作戰優勢，對國家空防大有助益【本社資料照片】。

法國西面北大西洋海域上進行大兵力對抗，有一回，同學沈一鳴領隊，小領隊楊靜瑟飛三號機，二號機與四號機是法國帶飛教官，彼此默契十足，那回大兵力對抗我方戰果輝煌。

赴法換訓除了有效提升作戰訓練效益，法國帶飛教官個性樂天達觀，任務歸詢後，於小吧間喝咖啡時，會不吝嗇的分享他們之前的實戰經驗以及視距外飛彈的應用，對我們返國後帶飛以及教範編撰，提供頗多助益。

後來幻象飛行員與赴美換訓F-16戰鬥機飛行員對抗演練時，發現美方並沒有將視距外的作戰概念，完全告訴我國前往美國受訓的F-16飛行員，我空軍將上述狀況向美方反映並要求改進，美軍後來加強F-16戰鬥機飛行員視距外作戰概念，這個改變，不僅改變F-16戰機的訓練模式，也間接促成美方將售予我國的飛彈運送回臺，影響深遠。

友誼長存

回想赴法換訓過程，所有訓員克服文化上的差異，將全部飛行操控技能以及後勤修、維護專業完全吸收，使幻象戰機性能得以發揮淋漓盡致，達成空防部署與運用效益，確保臺海空防重責大任。

我在法受訓期間，與帶飛教官第

戎基地代訓主任教官大衛（Mr. Patrick David）建立深厚友誼，民國九十二年至九十五年駐法武官期間，多次邀請大衛、法國軍方、以及Airco公司友人來做客，饗宴中式菜餚，深化臺法雙方友誼，大衛退休後曾任職巴黎湯姆森公司模擬機部門，後轉至阿布達比任模擬機教官，後來我國空軍聘請他來臺，大衛在新竹基地技代期間，深深愛上臺灣，常利用休假四處旅行，大衛的妻子去年來臺做客，我與基地模擬機技代葉日增，盡地主之誼安排夫妻倆環島一周，讓他們深度認識臺灣，看看臺灣之美。

軍旅生涯的回顧

我的老家在臺中縣東勢，是一個客家群聚的純樸小鎮，父親是老師，兄弟姊妹七人，三男四女，我們三兄弟不約而同都在國中畢業後報考軍校，哥哥是幼校十九期、官校五十八期生，我是幼校二十一期、官校六十期生，小弟是中正預校二期、空軍官校六十五期的學生，一門三兄弟都選擇報效國家，且都選擇空軍，當年曾經在純樸小鎮成為佳話。

民國六十一年八月，國中畢業後，提著行李搭上一早從臺北出發的空軍幼校學生專車，專車沿著縱貫線一路往南，陸續接前往就讀空幼的新生

，直到夜幕低垂，方才抵達位於東港大鵬灣空軍幼校，我從來沒有離開家這麼遠，軍校對我來說，是又期待又志忑的地方。

三年後，幼校畢業直升官校，再過四年，順利自官校戰鬥組畢業，前往臺東部訓練隊換裝F-5，臺東基地是進入戰鬥機部隊的前置訓練，在臺東部訓練隊換裝F-5至少得飛行八十小時，不過報到時基地正在修跑道，我們並沒有飛到F-5，便直接到新竹基地換裝F-100，F-100進場速度一百八十海哩加風加油量，速度快，之前在官校飛的F-33進場速度一百二十海哩加風加油量，突然從F-33飛F-100，執行對空對地戰術攔截、戰術編隊，換裝壓力不小，教官帶飛也較吃力，當時一心只想完訓，只能戰戰兢兢埋首苦學，很快便進入狀況，並熟悉F-100性能。

民國七十三年至CCK換裝F-104，直到民國八十五年赴法執行幻象種子教官換訓任務，十二年期間F-104飛行時間超過一千三百小時，我對么洞四有很大的信心和感情，前往法國換訓前，還曾前往臺東基地飛了多架次的F-5戰精訓練，也至CCK飛了數架次D-9，熟悉同為二代戰機的線控飛操原理，同學裡面，先後飛過



沈耀文老師（第二排正中央）大隊長卸任前與第十一大隊全體飛行員合影【照片由受訪者提供】。



赴法接裝的十四名種子教官，完訓時和法國教官合照，第二排左起五、六兩位為前參謀總長沈一鳴一級上將與沈耀文老師【照片由受訪者提供】。

F-100、F-104、F-5、IDF和幻象2000-5，有這樣特殊的飛行經驗，除了沈一鳴將軍，大概只剩下我了。

我的運氣很好，一路以來遇到的都是好長官，對我只有愛護不曾刁難，尤其要感謝F-100老隊長陳盛文將軍，原本高層並不考慮六十期（含）以前的軍官赴法換訓，是陳將軍建議，同學沈一鳴和我才有機會前往法國換訓，記得被選派就讀大直法語班時，學員中我的年齡最大，能為長官肯定並派赴法國參與飛龍計畫換訓任務，是個人軍旅生涯莫大的榮耀。

在法換訓時，Mirage2000-5比法國當時空軍使用的Mirage2000-B、Mirage2000-C還先進，武器系統更好，從小我就嚮往飛行，能夠成為一名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，且飛過的飛機從早年的T-33A、F-5E、F-100、F-104，後來被選優派往法國接受Mirage2000-5種子教官訓練，覺得榮幸和驕傲，榮譽的賦予是責任的加重，當時兩位同袍至親，發生重大車禍都沒有停訓，如質完訓，如期返回，如期成軍，各中隊如期完成戰備，在空軍建軍史上是很重要的階段，能夠參與其中，站在保障臺灣海峽領空安全的第一線上，我深感榮幸與榮耀。

（全文畢）

· 空幼十三期校友 青松 撰文·

贊古詩作

雅致同賞（一）

思鄉：

我國歷朝歷代有許多雅致詩文，讓人易懂易記，流傳至今，詩人李白是唐朝昌明人，所寫詩作《靜夜思》中，有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故鄉。」此詩文讀起來朗朗上口，表達是古人對思鄉共鳴的心聲。說到思鄉，只要是稍懂文墨的炎黃子孫，千百年來傳誦吟詠，成為熟悉的古典詩歌，它沒有精工華美的詞藻，以高妙清逸及清新樸實的筆觸，抒發了思念故鄉的情懷，百讀不厭，耐人尋繹，堪稱絕妙詩作。此外，李白思鄉的詩文名句還有：

「夢繞邊城月，心飛故國樓。」

「思歸若汾水，無日不悠悠。」

「客似秋葉飛，飄飄不言歸。」

復憶唐朝張九齡詩作《折楊柳》中，有「一枝何足貴，憐是故園春。」古人有折柳贈別的習俗，這句詩文是說，一枝楊柳並不昂貴，但它代表著思念故鄉的春意，值得珍視。